



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 37

恐怖分子

[美] 约翰·厄普代克 著

刘子彦 译

John Updike

T e r r o r i s t

恐怖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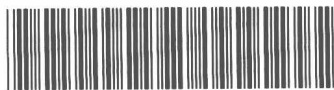
Terrorist



John Updike

[美] 约翰·厄普代克 著

刘子彦 译



YZLI0890132448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3826 号

John Updike
TERRORIST

Copyright © John Updike, 200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怖分子/(美)厄普代克著;刘子彦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新世纪外国畅销小说书架)

ISBN 978-7-02-008812-6

I. ①恐… II. ①厄…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9056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特约策划:秦俟全 尹晓冬
装帧设计:董红红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制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7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812-6
定 价 26.00 元

魔鬼，艾哈迈德心想，这些魔鬼想夺走我的主。从早到晚，市中心中学的女生们都在游手好闲，打情骂俏，炫耀着柔软的肢体和迷人的秀发。她们裸露的小腹上镶嵌着耀眼的脐钉，刺了庸俗的紫色文身，仿佛在问，还剩什么看点呢？男生们则目光呆滞地甩着大步四处闲逛。他们摆出杀人狂魔的架势，肆意发出轻蔑的笑声，借此表明这世界也不过如此——粉刷过的大厅，喧闹无比，两侧排列着杂物柜，后墙上满是信笔胡写的涂鸦，由于粉刷次数过多，让人误以为墙面在一毫米一毫米往前挪。

老师们要么是信仰淡漠的基督徒，要么是不守教规的犹太人。他们作秀般地将思想品德与正确的自律精神教授给学生，但闪烁的目光与空洞的话语暴露了他们缺乏信仰的本质。老师之所以教这些，是因为新普罗斯佩克特市和新泽西州付给他们钱。他们缺乏真正的信仰；他们没有走上正道；他们是肮脏的。艾哈迈德和其他两千名学生看见老师一下课就赶到噼啪作响、垃圾飞舞的停车场，匆匆钻进自己车里，如同钻回贝壳的或白或黑的螃蟹。这些男男女女同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内心充满欲望和恐惧，陶醉于一切可以用钱买到的东西。这些异教徒，他们以为安全感来自对世界上各种事物的积累，来自腐化的电视娱乐。他们只沉湎于表象，幸福与财富的虚假表象。但即便是真实的表象也只是在模仿真主，只有主才能独立创造万物。今天又能从学生那儿安然逃脱出来，老师们因此长舒一口气，所以门厅和停车场里的道别声分外响亮，如同醉汉们愈加兴奋的哼哼。老师一离开学校就去找乐子。有的去找那些眼红口臭、大腹便便的酒鬼；有的离了婚；有的未婚同居。他们在校外的

生活是混乱的、淫荡的、放纵的。他们之所以向学生灌输美德和民主思想,是因为位于特伦顿^①的州政府和远在华盛顿的魔鬼政府付给他们钱,但他们崇尚的价值观里没有主,只有生物、化学和物理。他们虚假的声音牢固建立在这些科学的事实与公式上,回响在教室里。他们说,万物根源于冷漠无情、肉眼看不见的原子,正是原子决定了铁在常温下的重量,决定了玻璃的透明特性,决定了陶土的宁静与肉体的躁动。如果电子因水滴间的相互作用而放电,大量电子就会流过铜线、计算机电路和空气。只有可以被测量和根据测量结果推导出的事实才是真实的,其他都是被称为自我意识的浮云幽梦。

艾哈迈德十八岁了。现在是四月初;草籽又一颗接一颗从城里褐色的土缝中探出绿意。又长高了的艾哈迈德低头往下看,心想,对于隐藏在草丛中的昆虫而言——如果昆虫也像他这样有意识的话——他就是主。过去一年,他长了三英寸^②,现在是六英尺^③——越来越多肉眼看不见的物质力量正在对他施加影响。无论今生还是来世,他都不会再长高了,他这么想。如果有来世的话,内心的魔鬼嘟囔了一句。除了先知受主感召所说的那些光芒四射的话语外,还有什么能证明来世是存在的?那会藏在哪儿呢?是谁在一直为地狱的炉子添柴禾?是何种永不枯竭的能源在维持丰饶的伊甸园,养育深色眸子的天堂美女,催熟累累的果实,令溪流和飞泉奔涌不息——正如《古兰经》第九章里描述的那样——让主在其间享受永恒的快乐?那热力学第二定律又算什么?

虫蚋的尸体很快被吸入土壤、野草和路面的沥青,它们的死亡不遗余力地向艾哈迈德传达这样的信息——他的死也将如此渺小,无法逃避。在去学校的路上,艾哈迈德注意到这样一个印记:人行道上一团亮晶晶的脓液中有个螺旋的痕迹,那是从某种低等生物的体内流出的圣洁的黏液,一条蠕虫或是一只蜗牛,只留下这样的

① 特伦顿市,美国新泽西州首府。

② 三英寸,约合8厘米。

③ 六英尺,约合1.83米。

遗迹。这虫子去了哪儿？它是在无意中爬出一条内螺旋的吗？它或许想努力逃离炽热的人行道，因为在暴晒的阳光下，人行道正把它烤成肉干，那么它确实失败了，转圈转到死。但螺旋中心并未留下什么虫子的尸体。

那么，虫子尸体飞到哪里去了？也许被主拎起来，直接送到了天堂。艾哈迈德的导师谢赫^①拉希德是位于西大街 2781^{1/2} 号的清真寺的阿訇。他告诉艾哈迈德，《圣训》的神圣教义讲述了下列事情：使者穆罕默德骑着白色飞马卜拉格，在大天使哲布勒伊来^②的引导下穿过七重天来到某地，与尔萨、穆萨和易卜拉欣^③一同祈祷后回到人间，他就这样成为最后一位先知，最终的先知。一枚清晰可辨的马蹄印留在了圣城中心神圣圆顶寺下方的岩石上，见证着使者那天的经历。异教徒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称“圣城”为“耶路撒冷”，他们会在地狱之火中受尽折磨，正如《古兰经》第七章、第十一章和第五十章所刻画的那样。

谢赫拉希德字正腔圆地朗诵起第一百零四章关于“胡塔玛”，即“毁灭坑”的内容：

你怎能知道毁灭坑是什么？

是真主的燃着的烈火。

能升到人的心上。

他们必定要被关在烈火中，

吊在许多很高的柱子上。^④

艾哈迈德努力想从阿拉伯语《古兰经》所描绘的场景中找出一些迹象——高耸

① 谢赫，阿拉伯语的音译词，原意为“长者”、“长老”，一般是对伊斯兰教内有名望或有地位者的尊称。

② 哲布勒伊来，即基督教中的迦百列。

③ 尔萨、穆萨和易卜拉欣分别指基督教中的耶稣、摩西和亚伯拉罕。

④ 引自《古兰经》第一百零四章第五至九节。本书所有《古兰经》译文均出自马坚译本。

的柱子以及笼罩人们心头的烈火，那些人正恐惧地蜷缩成一团，紧张地看着笼罩头顶的白热雾气，表明仁慈的主某时某刻会大发慈悲，暂时熄灭毁灭坑的烈火。这时，拉希德会低头看着他——他的眼睛是非常特别的浅灰色，像卡非尔^①妇女的双眼那样混浊，难以捉摸——说，先知的这些幻想性描述用了比喻的手法。事实上，这些文字描写了我们与主分隔两处的巨大痛苦，以及我们因违反主的教诲而犯下原罪后的绞心忏悔。可艾哈迈德并不喜欢谢赫拉希德说这些话时的语气，这令他想起市中心中学的老师说的那些让人无法相信的话语。他听见撒旦在背后喃喃细语，肯定的语音中暗含着否定。先知在宣扬无情的烈焰时，指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火焰，穆罕默德不能过于频繁地宣扬永恒火焰的事实。

谢赫拉希德比艾哈迈德大不了多少——也许大十岁，也许二十岁。白皙的面庞上几乎没有皱纹。拉希德做事严谨但缺乏信心。在他老去的岁月中，世事削弱了他的能力。在躁动的魔鬼轻声玷污了阿訇的话之后，艾哈迈德感觉心里产生了一种想站起来把他碾碎的欲望，就像主烤干了螺旋中心的那条虫子一样。学生的信仰超越了老师；谢赫拉希德害怕骑上白色的伊斯兰飞马，害怕开始无法抑制的狂奔。他想温和地解释先知的话语，使其与人类的理智相调和，但那些话语并不打算调和：它们如利剑般直插人类的软肋。安拉是最最特殊的。他是唯一的神，他是永生的，他是自我存在的；与他的光芒相比，太阳黯淡无光。他不与我们的理智相调和，反而令我们的理智弯下腰，低下头，额头蹭到地上的尘土，像该隐那样背负尘土的印记。穆罕默德原是凡人，但他拜访了天堂，接受了那里的真理。我们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都用金字写在先知的意识中，如同我们敲击键盘后计算机用像素堆叠成的闪亮的电子字迹。

学校的那些大厅里飘散着各种各样的怪味，有香水味和体味，有口香糖和污糟

^① 卡非尔，阿拉伯语的音译词，意为“异教徒”，含贬义。

的食堂饭菜的味道，还有衣物的味道——棉的，羊毛的，以及跑鞋的化纤味儿，都被年轻的身体焐热了。每次课间都传来一阵骚动；被拉长的喧闹几乎掩盖不住暗藏的暴力。有时，当一天的学习生活归入结束时的宁静，当离校前兴高采烈的喧哗逐渐淡去，当楼内只剩下参加课外活动的学生时，约丽琳·格兰特会走向艾哈迈德的杂物柜，来到他的身旁。他春天练习跑步；她是女子无伴奏唱诗班的成员。就像市中心中学的其他学生一样，他们都是“好”学生。艾哈迈德的宗教信仰使他远离毒品和不良嗜好，虽然这也多少使他疏离了同学和学业。约丽琳身材矮小，体态丰满，和同学交往时非常健谈，深得老师的欢心。她把咖啡色的身体紧紧包在衣服里，表现出一种招人怜爱的自信。她今天穿的是一条臀部发白的牛仔褲，带着补丁和亮片，还有一件绛红色带罗纹的小毛衣，开胸很低，露出大片小腹。光亮的头发用蓝色塑料发夹扣住，直直抛在脑后；肥厚的右耳缘打了一排银色耳钉。她会在组织活动的时候唱歌，都是关于耶稣或性渴求的作品，对艾哈迈德来说都是令人作呕的主题。不过他很高兴约丽琳能注意到他，偶尔找他聊两句，就像一个舌头在试探一颗敏感的门牙。

“艾哈迈德，打起精神来。”她嬉皮笑脸地说，“日子好惨。”约丽琳扭着半露的肩膀，拢起一点，算是在耸肩，表示她只是开玩笑。

“日子不惨，”他说，“我也没难过。”艾哈迈德穿着白衬衫和细长的黑色牛仔褲，瘦长的身体正在隐隐作痛，因为他刚在跑步训练结束后洗了个澡。

“你的表情太严肃了，”约丽琳说，“你应该学着多笑笑。”

“为什么？为什么要学，约丽琳？”

“人们会更喜欢你。”

“我不在乎。我不要别人喜欢。”

“你在乎。”她说，“没人不在乎。”

“是你在乎。”他以新增的身高嘲笑般地俯视着她。她的乳头就像是这件俗气毛衣低圆领上的大水疱，而毛衣另一端则裸露出她腹部的脂肪，以及肚脐深陷的曲线。

他在想象她光滑的身体——比焦糖色深但比巧克力浅——被扔进毁灭坑里，烧至满身水疱的情景；他出于怜悯战栗了一下，因为约丽琳至少在努力讨好他，这是她的自我感觉在作祟。“小红人儿。”他轻蔑地说。

这话伤了约丽琳，她偏过脸去，把准备带回家的书本又往胸前推了推，乳沟显得更深了。“去死吧，艾哈迈德。”她迟疑地说，语气依然带着一丝温柔，紧绷的下唇松弛了些。下牙床根部的唾液反射出头顶日光灯管的光芒，正是这些灯把门厅照得通透明亮。约丽琳虽然准备结束这次交谈，但为了不太尴尬，又说了句：“你要真不在乎，就不会每天穿一件漂亮的白衬衫，搞得像个传教士。你妈怎么受得了熨那么多衣服？”

他不想费尽周折地解释这精心准备的衣装所传达的信息不带有敌意，既非蓝色也非红色。蓝色是“起义军”的颜色，那是学校的黑人帮派；而红色总被西班牙裔的“魔鬼党”穿在身上，不是腰带就是头巾。他也没告诉她，母亲很少熨衣服。她是圣弗朗西斯社区医院的护工，也是一名业余画家，通常只能从每二十四小时中抽不到一个钟头来见她儿子。艾哈迈德的衬衫用硬纸板撑好后被洗衣工送回来，而洗衣费则来源于他每周两个晚上外加周末和基督教节日在第十街便利店当店员的报酬。艾哈迈德打工时，与他同龄的小子们正在大街上闲逛找乐子。但确实，他也知道，自己的衣装里暗藏着虚荣，暗藏着自负，这种自负有悖于纯洁的包容万物的主。

他觉得约丽琳不只想表示友好：他引起了她的好奇心。她想靠得更近，闻他身上的味道，尽管她已经有男朋友，一个臭名昭著的“坏”小子。谢赫拉希德曾告诫艾哈迈德，女人都是易受玩弄的动物。艾哈迈德自己也发现，整个学校乃至更广阔的世界都是人们互相蹭鼻子撒娇的场所——一大群瞎了眼的动物互相撞来撞去，寻找令自己宽慰的气味。但《古兰经》说，只有那些相信存在非肉眼所见的天堂的人，那些遵守训诫每天礼拜五次的人，才会得到宽慰——那训诫是先知骑在卜拉格宽阔且白得发亮的脊背上经历一夜旅行之后，才被带回人间的。

约丽琳依然坚持站在原地，跟他贴得很近。她身上的香水味很刺鼻；胸前的乳

沟让他心神不宁。约丽琳将厚重的书本挪到怀里，艾哈迈德看到最厚一本书的书缘用圆珠笔写着约丽琳·格兰特。约丽琳张开嘴——她的嘴唇涂了亮晶晶的红色，看上去更加细长——很局促地支吾了一句，令艾哈迈德吃了一惊。“其实我想对你说的是，”她说得结结巴巴，艾哈迈德不得不靠过去才能听得更清楚，“你愿不愿意这个礼拜天到教堂来听我在唱诗班的独唱？”

他大吃一惊，非常生气。“我跟你信的不一样。”他严肃地提醒她。

约丽琳的反应却很轻巧。“哦，我不太看重那个。”她说，“我只是喜欢唱歌。”

“约丽琳，你现在真让我难受。”艾哈迈德说，“你如果不在乎你的信仰，就不该去教堂。”他气呼呼地“砰”一声关上柜门——这怒气多半是冲着自己，因为约丽琳的邀请使她处于屈尊的地位，而他却冲着她吼，拒绝了她。艾哈迈德面颊发烫，脑子里乱成一团。当他把视线从紧闭的柜门上挪开，转身去看自己的行为造成了怎样的后果时，却发现她已经走了，那个带着火磨印子和亮片的牛仔裤臀迅速而轻快地扭到门厅的那一头。世事艰难，艾哈迈德心想，因为魔鬼无处不在，忙着颠倒黑白，混淆是非。

学校建于上世纪——据基督教历是二十世纪，倘若从先知自麦加前往麦地那的希吉拉^①算起则是十四世纪——像城堡一样从土丘上鸟瞰这座城市。无论对工人的孩子还是工人老板的孩子而言，这里都是知识的殿堂。大楼还装饰有立柱和雕花檐口，以及刻在花岗岩上的格言——知识即自由。楼内满是伤痕和石棉屑，墙面的含铅涂料又硬又亮，高大的窗户外面安装了护栏。现在，大楼正矗立于一大片“瓦砾海”旁——那里原是市中心的一部分，布满电车轨道。老照片里有这种锃亮的轨道，周围是戴草帽、系领带的男人们，还有敦实的小汽车，都跟灵车一个颜色。当时有众

^① 希吉拉，阿拉伯语的音译词，意为“迁徙”、“出走”，特指穆罕默德公元622年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举动，这一年后来被定为伊斯兰历元年。

多电影大棚密密麻麻挤在人行道上,为相互竞争的好莱坞大片做宣传,你若在下大雨的时候从一个棚子奔到另一个,身上几乎不会被淋湿。甚至曾有过一座地下公厕,门上用瓷片贴出古典式样的“女厕”和“男厕”字样,分别从两条不同的台阶通向东大街与蒂尔登路交叉口的 sidewalk。男厕和女厕里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保洁员负责马桶与盥洗池的清洁;这些设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关闭,现在成了臭气熏天的地方,为毒品交易、同性恋、卖淫和偶尔发生的抢劫案提供方便。

这座城市在两个世纪前被命名为“新普罗佩克特”^①,一是因为从这瀑布上方的高地可以眺望辽阔的风景,二是出于对美好未来的热情展望。河水携着美丽的瀑布与涌动的湍流从城市间穿过,建国之初的人们认为这条河流能吸引来工业。于是在无数次创业失败关门破产之后,工业终于到来了——编织厂、丝绸印染厂、皮革厂,还有生产火车头、车厢和缆索的工厂,它们生产的缆索被用来支撑东海岸中部许多跨河与跨港大桥。当十九世纪变成二十世纪时,这里出现了持久而血腥的罢工;经济未能唤醒人们的乐观精神——先前正是这种乐观态度帮助东欧、地中海和中东移民忍受了一天十四个小时的艰辛、有毒、吵闹、单调的劳动。工厂转移到南方和西部,因为那里劳动力更廉价,更容易使唤,那儿的铁矿石和焦炭也更便于运输。

现在,内城基本被各类棕色皮肤的人所占据。仅剩的一小撮皮肤白皙但大多非盎格鲁-撒克逊裔的商人发现,在市中心出售比萨饼、辣椒、包装艳丽的垃圾食品、香烟和州立彩票能小赚一笔,不过他们正让位于新搬来的印度人和韩国人,这些人觉得既然周围的肤色不那么黑了,他们也就不一定要逃到种族混居的市郊去。白色面孔显得诡秘而邈远。夜晚,当几家高级特色餐厅送走家住市郊的客人后,警车若遇上白皮肤的行人就会拦住他们进行盘问。警察以为他们要么正要进行毒品交易,要么就应当了解环境的危险性。艾哈迈德本人是一位红发美国母亲与一名埃及交换学生的结晶。母亲的祖先是爱尔兰人,而父亲的祖先从法老时代起就在泛滥的尼罗

^① “普罗佩克特”的英语原词 prospect 有“风景、前景”的意思。

河边的泥泞稻田与亚麻田里饱受着太阳的炙烤。作为这桩跨种族婚姻的后代，艾哈迈德的肤色可以被形容为棕灰色，比浅褐色要浅且光泽度较低。而代行其父之责的谢赫拉希德则是蜡白的肤色，与一代又一代裹得严严实实的也门战士是一样的。

当年，六层百货大楼和犹太人与新教徒拓荒者的密密匝匝的办公大楼曾绵延成一道由玻璃、砖块与花岗岩组成的风景；现如今，那道风景被推土机开出许多口子，原先的橱窗被盖上凹凸不平的胶合板，喷上乱七八糟的涂鸦。在艾哈迈德看来，涂鸦上那些肥硕的字迹，那种对哥们儿意气的妄自夸耀，表现了涂鸦者对这种哥们儿关系的珍视。除此之外，他们可怜得连任何值得珍视的东西都没有了。失落的年轻人陷入没有信仰的泥沼，只能通过乱涂乱画来证明自己。瓦砾堆上支起几个崭新的铝皮蓝玻璃房，那些是西方资本主义大佬的施舍——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或北卡罗来纳州的银行的分部，以及被犹太复国运动者控制的联邦政府的派出机构。它们希望用福利登记和征兵的方式，防止穷人暴动或抢劫。

不过，中午的市中心表现出节日般的繁忙景象：蒂尔登路附近的东大街是无所事事者狂欢的场所，聚集着越来越多身着艳丽服装的黑人市民，如同圣灰星期三^①前一天的化妆游行。那些兴高采烈的参加者，他们的合法权利只能延伸到皮肤外不到一厘米的地方，他们的卑微财产让人一览无遗了。他们的欢乐渐渐聚集成对周围的蔑视。咯咯的笑声与呵呵的话语非常大声，夹杂着乡音与相互间的悉心关怀，虽然他们都无事可做，都无家可归。

南北战争后，新普罗士佩克特市内矗立起一座精美的市政厅，为城市平添一种俗气之美。这座楼盘占地广阔，筑有尖塔，给人一种摩尔风格^②的感觉。大楼使用了圆形拱门和洛可可风格^③的钢架结构，楼顶是一个巨大的带人字形坡顶的塔楼。市

① 圣灰星期三，复活节前第七个星期三，在这天有许多基督教用灰在前额画一标记作为忏悔和必死的标志。

② 摩尔式风格，八世纪至十六世纪一种西班牙建筑风格，特点是带蹄形拱和华丽装饰。

③ 洛可可风格，十八世纪初起源于法国的艺术风格，会使用大量涡卷形字体、树叶及动物形装饰图案。

政厅倾斜的侧墙上铺满五彩斑斓的鱼鳞状鹅卵石，还镶嵌了四块白色钟面，要是搁在地上能有戏水池那么大。宽大的铜制檐沟^①和水落管^②是那个时代金属工匠的骄傲，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已沾染了铜绿。虽然政府的主要办公活动早已转移到市政厅后面那些不那么高大但更加现代化、不那么壮观但装备有空调暖气的房子里，前面这栋高大的市政建筑仍然在许多人的游说后，于近日被授予国家建筑财富的称号。市政厅的雄姿从西面一街区外的市中心中学就能看见。学校周围曾经广阔的土地已经基本上被拓宽的街道和政府官员受贿后批准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所蚕食。

平整的停车场与波浪般起伏的碎砖堆交错出现在瓦砾海的东部边缘，那里有一座墙壁很厚的铁褐色教堂，头顶沉重的塔尖，身挂一块破旧的布告牌，宣传曾屡次获奖的福音唱诗班。教堂窗玻璃衰败地赐予主一张面孔、来回比划着的双手、踏着拖鞋的双脚和一条彩色袍子——总之是一具人类的躯体，拖着那么多肮脏、繁缛的东西。窗户被几十年的工业烟尘熏黑了，又因为外面装了保护性的铁丝网，所以人们更难辨识出上面的画。现在，宗教形象会招致仇恨，就像宗教改革运动曾引发战争一样。虔诚的白人市民曾经按等级坐在一排排教堂长椅上，那个令教堂尤显高贵与光荣的年代同样成为了历史。如今，参加集会的美国黑人带来他们蓬头垢面、呼天喊地的信仰，屡次获奖的唱诗班把人们的头脑融化在富有节奏感的狂喜中，其虚幻程度类似于巴西伏都教的碎步舞和喃喃唱词将人们带入的那种迷幻状态（这是谢赫拉希德的讽刺性比喻）。约丽琳就在这里唱歌。

就在约丽琳邀请艾哈迈德观看唱诗班演出的第二天，她男朋友泰诺·琼斯就在门厅截住了他。艾哈迈德的母亲刚刚接生了一名十磅^③重的婴儿，她在电视广告里听过一个叫“泰诺”的止疼药牌子，很喜欢这个词的发音。“嗨，阿拉伯人。”泰诺说，“听说你惹了约丽琳。”

① 檐沟，房檐四周的排水沟，用来接雨水。

② 水落管，从檐沟接到地面的竖直导水管，用来引导雨水。

③ 十磅约合 4.5 公斤。

艾哈迈德试着换一种语气说话：“绝对没有。我们聊了会儿。是她来找我的。”

泰诺一只手慢慢伸过来，抓住这个身体较为单薄的男孩的肩膀，大拇指掐进他肩头下方的敏感部位。“她说你亵渎她的宗教信仰。”拇指掐得愈来愈深，触动了某些在艾哈迈德的生命中沉睡至今的神经。泰诺长着一张方脸，肤色接近于胡桃木色家具涂料刷上木料后等待晾干的那种颜色。他是校橄榄球队的擒抱手，冬季学期时还是体操队员，所以双手像铁钳一样有力。泰诺的大拇指在艾哈迈德白亮的衬衫上抠出褶皱，个头较高的男孩不耐烦地耸耸肩，想摆脱这并不怀好意的手。

“她的宗教是错的。”艾哈迈德正告泰诺，“而且不管怎么说，是她自己说那对她一无是处，只是为了在那个烂唱诗班唱歌。”铁钳般的大拇指仍然掐着他的胳膊，但艾哈迈德一时激动，抬手剁在了泰诺满是肌肉的粗胳膊上，把他的手搯到一边。

泰诺拉下脸，腾地走近一步。“别跟我扯蛋——没人他妈的当你是个东西，阿拉伯人。”

“但约丽琳不一样。”同样是一激动，艾哈迈德脱口而出。他觉得心虚，怀疑自己脸上正写满令他汗颜的恐惧，不过面对强敌也是天赐良机，因为愤怒能使一个人强大起来。艾哈迈德鼓起勇气接着说：“而且我不会把她对我的看法称作是‘东西’。那就是友谊，你们这种人理解不了。”

“我们这种人，什么意思？我们这种人不要理你这种人，这才是真的，你个傻×。你个怪胎。你个同性恋。”

他的脸贴得很近，艾哈迈德闻出食堂通心粉里面掺的奶酪的味道。他朝泰诺胸前推了一把，想离他远一些。市中心中学的其他学生正聚拢过来，拥在门厅里，有专爱起哄的也有书呆子，有黑皮肤的也有白皮肤的，有洁身自好的也有游手好闲的，大家都在等着看好戏。泰诺就喜欢有人捧场，宣布说：“我不惹黑穆斯林，但你不是黑人，你不过一屎头。你不是用破布裹着头，你就一屎头。”

艾哈迈德估摸着泰诺会趁上课铃打响前推他一把，算是给这次冲突来个体面的收尾。可泰诺丝毫没有停战的意思，他突然朝艾哈迈德的肚子来了一拳，把他胃里

的空气排了个干净。艾哈迈德惊恐着喷气的表情令围观的学生笑成一片,其中包括面色蜡白的哥特人^①——学校里这一小撮白人向来以不露声色为荣,就像他们那些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朋克摇滚明星一样。此外,几个身材丰腴、皮肤棕黑的女生也发出银铃般的笑声,艾哈迈德以为这些小红人本该表现出更多爱心的。有一天,她们会成为老妈子。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骚货。

艾哈迈德颜面扫地,毫无选择,只能拼命回击泰诺的铁拳,试图在他屏障般的胸膛上,在他胡桃木色的胸肌上敲下一块来。两人的较量基本变成了哼哼唧唧的推搡与扭挤,因为用拳头互殴会误中杂物柜,叮叮咣咣招来老师和保安。在铃声响起、学生又得散坐进教室前的一分钟里,艾哈迈德并未过多埋怨面前的这位男生——他只是一个肉做的机器人罢了,身体里塞了过多的精力和反射神经,所以容不下一个脑子——艾哈迈德恨的是约丽琳。她为什么要把和他的私人对话全说给男友听?女生为什么总要不停地说?为了让自己显得重要,如同那些在无助的墙上喷写肥硕涂鸦的人。是她提到宗教的,没头没脑地邀他去教堂,坐在鬈发的卡非尔中间,他们被地狱之火灼烧后就会露出烤琵琶腿那样的棕色。这让艾哈迈德心中的魔鬼开始喃喃低语,诉说安拉会如何让众多千奇百怪、错误肮脏的宗教把千百万人永远地骗进地狱,而万能的主则会在一道闪光中为他们指明前方,指明正道。似乎(艾哈迈德心中的魔鬼在低语,而他正和泰诺一边连推带打一边努力不发出声响)宽厚仁慈的主不应被打扰。

铃声从高挂在乳白色墙上的结实的小盒子里传出来。门厅旁一扇带毛玻璃的门“砰”地打开,辅导员利维老师走了出来。他的衣服和裤子不太相配,仿佛他是在黑灯瞎火的地方胡乱把这套皱巴巴的衣服穿在了身上。他先是不经意地扫了一眼,然后非常警觉地盯住这群可疑的学生。大家立刻安静下来,艾哈迈德和泰诺带着敌意退到两旁。利维老师是个几乎自始至终都在这里工作的犹太人,他看起来苍老而

^① 哥特人,在公元初几个世纪侵犯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

疲惫，眼袋松弛，稀疏的发丝乱蓬蓬地盖在头顶，还胡乱立着几撮。他的出现令艾哈迈德大吃一惊，就像神经被针刺了一下——他本周与利维先生约了时间，讨论中学毕业后的前途。艾哈迈德知道他必须有个前途，但这对他来说似乎有些虚无缥缈，与他的兴趣背道而驰。真主的引导，第三章说，才是正导^①。

泰诺一伙正等着伏击他。一场恶斗之后，长着铁拇指的恶棍不会轻易罢休，至少要搞出一个黑眼圈、一颗断齿或是一根折掉的指头——任何值得炫耀的东西。艾哈迈德知道，对自己外表的自负之心是一种罪：自恋等于是与主较劲，而较劲是主所不能容忍的。然而，这个男孩又如何不去看重自己越发成熟的男子气概，越发修长的四肢，竖直浓密而鬈曲的头发，还有完美无缺的棕灰色皮肤？他的肤色比父亲浅，又不是红发母亲或是被美国白人看作国色天香的、皮肤经过漂白的金发美女所拥有的带斑带点的粉红色。尽管心存杂念的艾哈迈德对皮肤黝黑的姑娘投来的兴致盎然的眼神采取了回避态度，但他并不希望自己的身体沾上伤痕。他希望保护它，留住造物主造出它时的样子。泰诺的敌意给了他另一个逃离地狱城堡的理由。在这里，男生单纯为玩乐而欺凌弱小，伤害他人，而异教徒女生的紧身低腰裤低到几乎能——艾哈迈德估计只差不到一手指宽——露出阴毛的上沿。最差的女生，那种已经完全堕落的女生，把文身刺在只有男朋友可以看到、而文身师必须特别小心操作的部位。只要人类敢于和主较劲，敢于自我创造，这种恶毒的矫造就会永无止境。

他的学校生活仅剩两个月。砖墙与高大铁窗外的空气中洋溢着春意。便利店的顾客在购买少得可怜的有害商品时找到了新的情绪和话题。他的双脚飞奔在学校老旧的煤渣跑道上，艾哈迈德感觉似乎跨出的每一步都经过了减震。当他停在人行道上，对着蠕虫被烤焦并消失后留下的螺旋形痕迹思索时，脚边的嫩芽——大蒜、蒲公英或三叶草——染绿了萧索一冬的草皮，鸟儿们也在一道道闪逝躁动的弧线中，探索着支撑其飞翔的透明介质。

^① 引自《古兰经》第三章第七十三节。

因为到了六十三岁，杰克·利维会在凌晨三四点醒来，嘴里留有恐怖的味道，梦中的呼吸让他口干舌燥。他的梦是噩梦，浸透世间的幸。他会阅读散落在教职工办公室里的《新普罗斯佩克特市观察》，一份垂死挣扎、渴望广告的地方日报，以及《纽约时报》或是《华盛顿邮报》。而且就像还没看够有关布什、伊拉克、在美国昆斯和东奥伦奇发生的谋杀案（遇害儿童甚至只有两岁、四岁或六岁，年幼到仿佛对杀人犯或父母挣扎哭闹一下，都是在亵渎对方的能力，就像以撒倘若对亚伯拉罕不从便是亵渎一样）等报道似的，利维会在晚上六七点钟收看都市新闻综节目，观看那些新闻节目主持人，而此时，他肥硕的老婆正在厨房电视机的小屏幕前走来走去，一次次把晚餐材料从冰箱拿到微波炉内；他会一直待在电视机前，直到他看过无数次的电视广告点燃他心中的怒火，导致他“咔”地关掉这弱智的电器。除了新闻里的不幸消息，杰克也有自己的不幸，他所“拥有”的不幸，就是人们现在所说的——因即将到来的一日，即将熬穿黑夜破晓而出的一日，而产生的沉重压力。当他毫无睡意地躺在那里时，恐惧与厌恶在内心翻腾，就像刚刚吃了桌糟糕的酒席——上了双份的菜，现在的做法就是这样。恐惧“啪”地关上门，令他再次沉入睡眠，沉入一种日益深刻的意识当中，以为自己的躯体在世间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准备去死。他求过爱，结过婚；他养育了一个孩子；他靠工作抚养那个孩子，幼小而敏感、长着害羞而朦胧的双眼与温润下唇的马克；他靠工作为马克提供现代文明要求其必须拥有的一切虚华俗气的垃圾，以便他能混入同类。现在，杰克·利维仅剩的任务就是去死，为这颗超载的星球贡献一小块空间，一小块呼吸的场所。这个任务悬在他失眠的面庞上，如同张开的蛛网，中间停着一只静止的蜘蛛。

利维的妻子，贝丝，是个将过多能量储存在脂肪里的巨鲸般的女人，她在利维身旁响亮地呼吸着，不知疲倦的一声小鼾成长为无意识的每日独白，喋喋不休，絮叨不止。当他强压怒气，用膝盖或胳膊肘轻推她一下，或用手轻柔地拍拍她睡衣卷起后露出的半边屁股时，贝丝就会顺从地安静下来，然后，利维又担心自己会吵醒她，害怕因此违背了即便是很久以前经双方同意所立下的誓言——要同眠。他只希望自